

网络超人气爆红！两周点击破**2000万**，万千粉丝热烈追捧！

一本比《**坏蛋是怎样炼成的**》更热辣有趣的小说，

一部少年版《**东北往事**》！

REXUE  
GAOZHONG

# 热血高中

抚琴的人 著
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  
每一个男儿心中自有一个江湖！

这里记录了那些有关青春与热血，有关梦想与拼搏，有关男孩成为男人的故事……

当面对黑暗时？我们是**忍气吞声**，还是**放手一搏**？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

REXUE  
GAOZHONG

# 热血高中
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  
每一个男儿心中自有一个江湖！

抚琴的人 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热血高中 / 抚琴的人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68-2851-2

I. ①热… II. ①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9411 号

责任编辑/庞元

责任印制/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/清华视觉

出版发行/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址: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100073)

电话: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/17

字 数/280 千字

版 次/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068-2851-2

定 价/28.00 元

# Contents 目 录

---

<b>第一章</b>	
不良少年 .....	001
<b>第二章</b>	
单挑王的气势 .....	038
<b>第三章</b>	
男人的契约 .....	070
<b>第四章</b>	
市一中 .....	095
<b>第五章</b>	
美女带来的麻烦 .....	122
<b>第六章</b>	
我不是老大 .....	156
<b>第七章</b>	
顺子，好久不见 .....	195
<b>第八章</b>	
山雨欲来风满楼 .....	221
<b>第九章</b>	
树欲静而风不止 .....	248
<b>后记</b> .....	268

相信有很多人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：

口袋里揣着几毛钱，正在犹豫一会儿是买包酸梅粉解馋还是买几张画片儿来玩，一过街角，几个不良少年正不怀好意地盯着你，然后叫你把钱交出来。

刚刚喜欢上班里一个既可爱成绩也好的女孩，一时没忍住和她多说了几句话，下课的时候，外班的几个不良少年就在门口冲你挥手，叫你出去“谈谈心”。

001

好不容易向父亲磨了几块钱，大中午跑去游戏机厅，拿着买来的游戏币准备杀个痛快淋漓的时候，几个不良少年围上你，把你仅有的几个币“借”走了。

……

我当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每一次我都选择忍气吞声，直到那一次，事情的走向却有点不同。那个夏天，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动人心魄的事情，至今回想起来仍令我热血沸腾，所以我一定要趁着自己还年轻把它写下来，记录那个有关青春、有关梦想、有关契约、有关男人的故事……

那会儿我才刚刚初中毕业，考进了市一中。这是一所市里排名绝对第一的重点高中，在整个 X 县那年的初中毕业生里，只有二十个人享有此殊荣。我们的名字被挂在广场上的大红榜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接受着所有过路人的赞叹。

我自然也很开心，大中午就叫了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去小区的活动室打乒乓球。刚打了两局，突然有点内急，就去了活动室外面的一个公共厕所。结果在厕所里，遇到了在 X 县出了名的不良少年——马良。

在我们那儿，不良少年统称“混混”，意思就是整天没事干，到处瞎混。这

个叫做马良的小混混和我同岁，小学的时候还在同一个班，但是他学习不好，又整天旷课，就留了两级，所以现在才读初一。他打起架来心狠手辣，而且是出了名的赖皮，还组织了另外三个同流合污的小混混狼狽为奸，自称为“四大金刚”。名字很土鳖，足以证明他们非常没有文化。

马良当时正在蹲坑，看到我进来，就让我等一下。我非常惧怕这个出了名的小混混，只好站在一边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他穿好裤子，叫我跟他走，然后就把我带到了小区后面的一个废弃的却比较宽敞的下水道里。我知道这个地方，是他们四大金刚和其他小混混经常聚集的窝点，他们整天在这儿抽烟喝酒赌博，把下水道搞得乌烟瘴气。

进去以后，马良坐在暖气管道上，点了根烟，问我：“你考上市一中了吧？”

我点点头，不敢说话，心里觉得有点儿不安。

果然，马良吐出一口烟：“那就有固定的生活费了吧，以后每个星期把生活费的一半交给我就好了。没事你可以走了。”

我当然不同意，有点执拗地说：“我家里条件也不好，给的生活费估计只够吃饭的。”

马良二话不说，抬手甩了我一个耳光，然后冷眼看着我。当时我就有点蒙了，人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，泪水马上就抑制不住地掉下来了。

马良冷冷地说：“你别哭！否则，掉一滴泪我就打你一耳光。”

当时我哪里控制得住，泪水像决堤一样从眼眶里流出来。这个混蛋也真敢打，抬手就又要甩了我十几个耳光，一下都没停。

打完以后马良又问我：“现在你给钱不？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就点点头说：“给。”马良把烟摁灭了，又踹了我一脚：“那你滚吧。”

我如获特赦，像条狗一样转身从下水道里爬出来。刚把头探出来，刺眼的阳光一照，又有眼泪滴下来了。我怕被马良看到，又遭来无缘无故的耳光，赶紧用袖子擦了擦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。慢慢走远了，才敢放声哭出来，不是因为脸上火辣辣的疼，而是感觉自己特别窝囊，被人这样打，尊严被如此践踏，却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一边走一边哭，也不管街上的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根本顾不得面子了，身上也没有手纸什么的，鼻涕、眼泪全往袖子上抹。

哭了一会儿，我无意中往后一瞟，就看见马良在不远处跟着我，心里吓了一跳，以为他还想甩我耳光，就快走了几步，结果发现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，也不追上来，就是偷偷注意着我。我就想，他这是要干吗呢？我向四周一看，发现前面不远处是一个联防队的岗亭。

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，腿肚子都直打哆嗦，担心马良又冲上来揍我，一闪身，就到了岗亭里面。这时就听到马良在后面叫我：“周明，别进去！”我心里

一紧张，步伐加快，一撩门帘，冲了进去。岗亭里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联防老队员正端着茶缸子看电视。

我前脚进，马良后脚也跟着进来了。我看到他，又吓得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跟联防老队员说：“叔叔，他打我，还跟我要钱。”

那个联防老队员看到两个半大的孩子，很惊讶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话，我就感觉自己屁股被人狠狠踹了一脚。我一个趔趄，趴到了联防老队员身上。

我真没想到他在这里还敢打人，哭得都喘不上来气了。联防老队员终于站了起来，一下把马良推开，说了句：“这不是你撒野的地儿。”

马良看看联防老队员，没说话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怒气冲冲地瞪着我。

联防老队员看看马良，就跟我说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

我急了：“叔叔，你要是不管我，我出去了会被他打死的。”

马良得意扬扬地说：“你知道就行！”

联防老队员推着我，把我推到门外头，对我说：“你在这儿等等，我跟他说说。”

然后联防老队员转身就进去了，还关上了门。我害怕马良倒打一耙，就弓下腰，把耳朵贴到门上听。

那个联防老队员说：“良子，你老惹事，你爸知道了还不揍你？”

马良似乎很惊讶，说了句：“叔叔，您认识我？”

联防老队员呵呵笑了笑，说：“小海的儿子啊，咱这 X 县还真没人不认识你吧。”

马良也笑了，说：“那就没事了吧，叔叔我走了啊。”

联防老队员说：“你等等。你家那么有钱，你跟那孩子要什么钱啊，把人家欺负成那样？”

马良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马良说：“我不跟他要钱了，叔叔你让我走吧！”

连我都听出来他有点敷衍的意思，心里就难受得很，也不听他们说话了，蹲到墙角又开始哭。马良以后肯定还会和我要钱，这个我可以肯定。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他的为人了。我又想到了自己，学习成绩这么好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，那么多人夸我，说我是人中龙凤，说我以后有本事、有出息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怕一个小混混啊！

我爸今天上午还跟我说，小时候有个算命的说我是海青天转世、文曲星下凡。今天碰的是个什么事，海青天就是整天叫小混混欺负的？越想我就越难受，感觉自己全身的热血就像煮沸了的开水一样，咕噜噜地往外冒。这时候我的眼睛肯定是红的，脑子也有点不清醒了。

我向四周看了看，发现墙边有个破铁梯子，好像没人用，都散架了，被扔

在一边。我走过去，蹲下，从上面卸了根铁棍下来握在手里，站在门口等马良。

我们这儿是个小县城，又是大中午的，知了在无穷无尽地叫唤，岗亭附近空荡荡的，感觉跟无人区似的，我甚至怀疑岗亭周围只有这个联防老队员。等了一会儿，马良终于出来了。可我看到他的那一刹那，又胆怯了，握着铁棍，没敢上前。

正在犹豫中，马良瞥了瞥我手里拿的铁棍子，嘴里哼道：“切！”我猛然被刺激了一下；脑子一发热，一棍子就拍上去了，血沿着他脑门流了下来。我也不知道打中他哪了，他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下，似乎不敢相信我会动手，就倒了下去。

我正发着呆，那个联防老队员就冲了出来，看见我就骂：“你疯啦，你惹得起小海吗？”

我看着马良说：“我不认识什么小海。”

联防老队员冲着边上一个茶室喊：“老于，老于！”一个人迷迷糊糊应了一声。

联防老队员说：“你给小海打电话，说他儿子被打了，叫他去医院。”说完，联防老队员也没看我，抱着马良就冲出去了。我拿着铁棍，不知道去哪，又怕马良真出了什么事，就跟过去了。

送到医院以后，医生就开始缝合、包扎。那会儿马良已经醒了，看到我也没说话，眼神中似乎有一丝惧怕，但更多的是仇恨。我和联防老队员就站在手术室外头。联防老队员趁这个空儿问了我爸的名字、单位和电话。

我爸一会儿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，单位离医院也不远。联防老队员和我爸说了下情况，叫我爸赶紧想想办法，问问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能说上话，跟小海说说。我爸就说：“我谁都不认识。”

联防老队员就叹气，那样子仿佛在说，听天由命吧。

我看得出我爸也挺着急的，走来走去，不停叹气，却没有骂我一句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说缝完了，叫我爸去把钱交了。马良躺在床上输液，我爸一直坐在床边安慰他，说我们以前都是同学，闹成这样不好之类。马良连看都懒得看我爸，直直地盯着窗外的白云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进来俩人，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看上去很稳重，身后还跟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染着黄头发，一身腱子肉，紧身衣贴在身上显得很有力量感。我爸走过去跟那个中年人说：“你就是海哥吧，小孩子之间闹着玩，下手就有点儿重。”

我那时候手里还抓着铁棍，蹲在墙角，抬起头来看那俩人。那个年轻的黄毛看了看我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一个箭步就冲过来朝我的胸踹了一脚，嘴里还骂着。

那个黄毛力气挺大，我一下就被踹得四脚朝天。因为靠着墙，头被磕了一下，胸上受了巨大的重击，喘不上气，头也疼，泪就又掉下来了。我听见那个



中年人：“大头，别打孩子。”大头骂骂咧咧地说：“敢动良子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”但是他没有再动手，看起来很听那个中年人的话。

我爸也赶紧站在大头面前说：“别打孩子，别打孩子，有什么气你冲着我来。”看着爸爸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我的心里一阵难过。

那个中年人说：“我不是海哥。他这会儿在公司开会，我先过来看看。我叫虾子。”我当时听那名字有点搞笑，但是也没笑出来，心里想，这是个瞎子？没看出来眼睛有问题啊。

好像我爸也有点蒙，没说话。那人就说：“大龙虾的虾。”

我爸就“哦、哦”了两声，又说：“虾子哥，孩子的手术费我出了，我一会儿再去买点营养品。”

虾子说：“这些我说了不算，一会儿海哥来了你和他商量。”

我爸也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，就会不停地叫人家哥，然后就是点头“嗯、嗯”。我爸问：“那么海哥什么时候来？”

虾子有点不耐烦，说：“海哥说了，孩子要真是出了点什么事，他来了也没用；要是没出事，他也就不用来了。这会儿他正开会，忙完了就过来了。”

我爸就又点头“嗯”，之后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大头坐在床边，问马良：“老弟，情况怎样了？”

马良说：“有点头晕。”

大头就问站在旁边的医生：“什么情况啊？”

医生赶紧说：“轻微脑震荡，多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”然后借口还有事要忙，就走了。

我爸说：“我去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去。”就叫我一起跟着去。虾子也不怕我们逃跑，随意地点点头。

出了医院，我爸就带我去超市，买了些蜂王浆、纯牛奶之类的，反正什么贵买什么，买了有四五百块钱的东西。结账的时候我爸说：“这次你惹的麻烦不小。”

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感觉自己的泪就又快滴下来了。

我爸叹气：“上午还为你考上高中高兴呢，你咋这么不省心呢。”

我没说话。我爸又说：“那个小海在咱们这儿势力挺大的，二十多年的老混子了，我以前就听说过他了，他不是咱们家能惹得起的。”

我就说：“是马良先跟我要钱的。”这次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

这次换我爸不说话了，显然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背。

我们到了医院，把东西搁在马良的床边。联防老队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

我爸就问马良：“你还想吃什么东西，叔给你买。”马良瞅了我爸一眼，也

没说话。虾子和大头坐在床边，也沉默着。

我爸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处境挺尴尬的。我就说：“爸，人家哪看得起咱这点东西。”我爸没吭声，瞪了我一眼，还是就那么站着。

这时候我心里倒坦然了，可能是因为我爸在。不管我爸再怎么没出息吧，终究是我爸！我感觉他跟一座山似的，什么时候都能保护我。我继续回墙角蹲着，刚才大头踹我那脚的时候，铁棍滴溜溜滚床底下去了，我也不敢去捡。

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马良一瓶水输完了，有个中年人推门进来。虾子和大头马上站起来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海哥你来了。”马良也挣扎着坐起来，好像对他爸挺忌惮的。

我就看小海，皮肤黑黑的，挺瘦挺高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觉得他确实有点不怒自威，有股霸气在那里。我爸赶紧过去握人家手，说：“海哥，小孩子闹着玩，下手没个轻重。”

我心里叹气，我爸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，和我一样，不怎么会说话！

小海没理我爸，走到床边，问马良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小海是一个人来的，我之前以为他会带许多人来呢。

马良说：“没事，就有点头晕，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。”

小海点点头，又看向我爸。

我爸赶紧说：“医药费二百七十元，我出了，还买了点营养品，孩子们闹着玩……”

小海打断我爸：“你出三万块吧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三万块，我爸一个月才一千多工资，加上各种奖金，需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赚三万块！我妈又没工作。小海这是明摆着抢劫，比马良都狠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

这都是我后来想的，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了！我这一棍子下去，砸出去三万！就是真的海青天来了，也没我这么值钱吧？

我看见我爸身子晃了晃，说：“小孩子闹着玩……”看得出我爸也蒙了，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小海看了看输液瓶里的药水还有个底，就叫过来医生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医生说：“安神用的。”

小海一下就把马良手背上的针拔了，说：“这东西没用，这点伤还他妈输水，我以前被人砍了连缝都不带缝的，走吧。”马良也没说什么，按住手背上的止血胶布，就要跟他爸走。

我爸急了，抓住小海的袖子说：“海哥，别呀，三万块真的有点多，我都买了这么多东西了……”

大头一下子冲上来把我爸买的东西全踢倒了，看样子是忍了很久，语气很冲地说：“买这些东西顶屁用。我和虾子哥来之前海哥就说了，良子要是有事，叫你们全家都出事。现在你们一点儿事没出，光出个钱，还有意见？”

我爸很明显被吓住了，手也松开了小海的袖子。小海面无表情，推开门就要走。

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估计是看我爸被一个年轻人吓唬，有点不爽，可能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，一下就站起来说：“小海你给我站住！”

马良一下抓住他爸的袖子说：“刚才他打我那一棍子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眼神！”

小海看着我，竟然笑了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准备给我头上也来这么一下子？”

我爸过来抱住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别惹事啦，你还要去市里念书呢。”说着眼圈就红了。

我当时心里更难受了，挣脱开我爸，就朝着小海走过去了。门口有个医院那种常见的推车，上面都是空的输液瓶子，大头拿起一个就朝着我走过来了。

小海说：“大头，你别动他，看看他要干吗。”

我走到那个小推车旁边，也拿起一个瓶子，站到小海面前。这时候我才发现小海挺高的，我才到他胸那里。我说：“海叔，我知道您在咱这儿混得挺好。我爸也是这儿土生土长的，你就给他个面子，能不为难我爸吗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”

然后就拿瓶子朝自己头部开了一下。我爸呼地一下就扑上来了，捂着我的头喊：“医生呢，医生呢！”

当时小海就笑了，说：“行喽，你这孩子有意思，冲你这份儿，出一万吧，明天晚上我亲自去你家拿。”

我又大吼了一句：“我家一分钱也不会给你！”

小海他们没搭理我，走了。

医生赶紧过来给我处理头部的伤口，把我扶到床上躺下，又进来俩护士用碘酒给我清洗伤口，疼得我龇牙咧嘴的。然后又缝伤口，最后包起来，我发现自己的样子和马良一模一样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爸看着我笑了，说：“行啊臭小子，摔一瓶子省了两万块。”

到了家里，我爸就跟我妈商量钱的事。我奶奶常年有病，是个药罐子，我爸是长子，得负责照顾我奶奶。家里那会儿只有三千多，还是给我准备的学费。

我爸说：“那我去借点，一万块还是能借上的。”

我心里很复杂，觉得挺对不起爸妈，虽然他们没说我。

那时我学习确实挺好，我们这儿地方小，只有小学和初中，虽说是九年义务教育，再要继续念，就得去市里，学习差不多的念个高中，学习差的念中专。我是年级前二十名，考上市一中的学生名字全在广场公告栏里贴着，跟金榜题

名似的，特别长脸。我爸妈刚高兴了一上午，晚上就碰上了这事。我就觉得不能这么完了，心里有股不安分的血液一直跳。说真的，当时都想弄死小海和马良了。

我爸为人憨厚老实，和我一样，信誉不错，大家都乐意把钱借给他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就回来了，把一叠钱搁在了柜子的夹缝里头，和我妈说了会儿话，就睡了。

我一夜未眠，不知道爸和妈怎样，反正老是听到他们叹气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说梦话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开始找刀，各种各样的刀。只要我能找到的，我就拿出来摸一摸，弹簧刀、水果刀、菜刀，家里就这些。最后我选了弹簧刀，搁口袋里。我倒不是想干什么，但就是想握着，给自己勇气和信心，因为我实在是太懦弱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刀那个温度冰凉冰凉的，但就是能给人勇气。我把刀搁在兜里，心里踏实了不少，就想着，实在不行就一刀扎过去，管他呢。但也只是想想，我太了解我自己了。

就这样，家里一天的气氛都很压抑。终于到了晚上，家里人几乎都不说话了。

我爸一直盯着门口。那会儿我家住的还是老式的平房，带院子，院子的大门就开着，等小海来。过了一会儿就有人进来了。我爸站起来往门口走，我看他的腿都有点儿哆嗦。

结果那人张嘴就说：“老周啊，咱喝两口。”我当时就有点晕，不是小海，是我爸单位的同事，平常我叫他超叔。我爸估计也晕了，说：“超哥啊，你咋今天来了。我今儿有事了，咱改天再喝。”超叔不依，进来以后，一屁股就坐沙发上了，看样子已经喝了点儿酒了，来我家续摊儿。

超叔实际年龄应该比我爸大十几岁，但看上去很老，皱纹很多。具体为人怎样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妈特别讨厌他。他这个人太爱喝酒了，尤其喜欢往我家跑，每次来什么都不带，带个嘴就来了，开口就是喝酒，喝了酒又闹，所以我妈有点烦他。

但是据说超叔在单位对我爸挺照顾，我爸老实，就老有人叫他干活，超叔就骂那人：“你咋不自己干。”所以我爸挺尊敬他。但是我家被小海讹钱这事，我爸嫌丢人，也没跟谁说，结果误打误撞，超叔就来了。

我爸也知道超叔喝了酒以后是个什么德行，死乞白赖的，绝对不会走，只好叫我妈弄菜，又拿出上次喝剩下的半瓶酒。一会儿我妈就弄了俩菜：一盘青菜、一盘豆腐，明显不把超叔当贵宾。超叔也不客气，尝了一口，说：“有点咸。”

没人理他。超叔呵呵地笑，问我爸：“你有什么事啊？和我说，我给你摆平！”

我爸就嘿嘿地笑。我妈不依不饶，拿话刺超叔：“你那么能耐，咋不去当个官啊？”

超叔说：“我那是想不当。”

我妈不理他，知道他平时喝了酒就爱吹牛。我平常也听习惯了。超叔一喝酒，就开始指点江山了。

喝了一会儿，家里气氛明显活跃了很多。我爸跟超叔俩人在那儿喊着：八匹马呀，哥俩好呀！酒马上见底了，菜一口没动。我妈看起了电视，老一套的节目，什么儿子不赡养老人、丈夫抛弃妻子之类的，看得我妈泪眼婆娑的。我有时候就想，自己这么能哭，是不是因为有个能哭的老妈？

超叔又喝了一口，说是要去厕所。我家院子里那会儿没厕所，要上厕所得去一百米外的一个公共厕所，倒是也不远，超叔就去了。

他刚走没几分钟，小海就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虾子和大头。

我爸刚活跃起来的身体，看见他们就又僵硬了。或许，软弱还真是遗传！

小海淡淡地问：“钱准备好了吗？”

我爸说：“准备好了。”然后就去打开柜子拿钱。

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了，脱口而出：“爸，别给他钱！”

小海笑了笑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。我爸也陪着笑，手上拿了钱，就要递过去。

但那个年轻的大头好像不乐意了，走过来就朝我扇了个大嘴巴子。

我妈一下子扑过来，护住我，用愤怒的眼神看着他。

大头又推了我妈一下，我妈是那种婉约型的女人，根本没力气，一下子就被他推倒了，连带我也跌倒了。

我爸急了，他能看得了我挨打，觉得我是个男孩子，挨两下没事，但他看不了我妈被人打，就有点爆发的样子，冲过来就推了大头一下，大声问他：“你干吗呢，我不给钱了吗！”

虾子这时候也说：“大头，别对人家动手。”小海倒是一声没吭，一直看着。

大头冷哼了一声，就退到一边了。

当时我体内那个沸腾啊，感觉自己全身的血都热了。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那种感觉——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感觉！

我把手搁衣服兜里，握着那把刀子，但是还不敢拿出来。

一直没吭声的小海就说了句：“咋，衣服兜里还搁着刀呢，拿出来我看看呗。”

这下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虾子、大头、我爸我妈，全看着我。

我爸颤抖着声音问我：“明明，你干吗呀？”

我不知道小海怎么看出来的，我手在兜里握着刀，就是没勇气拿出来，汗流了一手，湿乎乎的。

大头又乐了，说：“就你那矮样还拿刀呢？长得有刀高不？”说完又冲着我过来，看样子又想踹我。

我爸一下就推开他，说：“别动我儿子，不然我跟你翻脸！”我也站起来，看着前面的爸爸，眼圈就又红了。手还是揣兜里，没那个勇气拿出来。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被小海那句话给击溃了。

我看着冷冰冰的小海，觉得就是二十个自己也打不过他。我以前一点儿也没听说过他，可是我看到所有的大人在提起他名字的时候都有点儿颤抖，心里也大概明白咋回事。我觉得完了，掏刀子也没用，看小海那气定神闲的样子，我就是掏出大砍刀来人家也不把我当回事。我一点胜算也没有啊。心里就痛恨自己干吗不去少林寺学武，不然打这几个人还叫个事吗。

我正想着，大头突然一拳就朝我爸的脸挥过来了。我爸那么高的身子，竟然一拳都挨不住，晃了几下，差点跌倒。我爸稳住身子，还想往前冲，结果大头又是一脚踹过来，我爸就摔地上了。大头倒也没乘胜追击，只是看着我们笑。

我妈“哇”的一声，护我爸身上，口不择言地骂起了大头。大头一下就急了，看样子他准备连我妈也踹。

我脑子噌一下就热了，右手握着刀子就掏了出来，大喊一声：“大头，你敢动我妈一下，我杀了你！”

大头愣了一下，看着我就笑了，说：“你还没按弹簧呢？刀片都没露出来呢。”

我爸慢慢站起来，这时候我才看到，他鼻子流血了。他用袖子擦了擦，说：“你别动我儿子，不然我弄死你。”

大头眉毛一撇：“你他妈吓唬谁呢，我吓大的啊？我不光你儿子，你老婆我也要打。”

我爸呼了口气，然后说：“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接着，我爸看着我说：“儿子，把刀给我。”

我妈叫起来：“老周，你要干吗！你别跟明明一样冲动！”

虾子也说：“对，你儿子小，冲动。你也小？”

我爸看着虾子，说：“我软了一辈子。别人欺负我，我从来没抱怨过。可是我受不了儿子受委屈，我受不了老婆受委屈。”

虾子动了动嘴，没说话。大头却笑了：“行啊，那我看你准备咋办？”

我爸说：“我得保护我的家人。”然后我爸把手伸向我。

我妈哇哇乱叫：“明明，别给你爸！”

我没听，把刀递给我爸，走过去搀着我妈，说：“妈，你要相信我爸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的泪就流下来了。

小时候我打架，从来都不敢和家里说。因为我爸知道以后，肯定揍我。他

的格言是：“你不去惹事，别人还能来找你麻烦？”

他守了一辈子这个格言，试图影响我的人生态度。

可是现在我和他都知道，即便我们不去惹事，有些麻烦还是会自己找上门。

我看着爸爸，他就像一座山一样站在我的面前，即便他被人打倒，被人辱骂，被人嘲笑，他仍旧是一座山，一座可以护着我的山。

我爸拇指动了一下，明亮的刀光一闪而过，锋利的刀片发出寒冷的光。

大头笑着，完全不当一回事。

我爸说：“这一万块钱，我不出了。”

虾子摇摇头：“你做事太冲动了。”小海仍旧一副冷冰冰的表情。

大头双臂打开，点着自己的胸：“来，老家伙，朝这儿刺。”

我爸就像一头久困牢笼的狮子，嘶吼一声，就冲了过去。

大头挥出一拳，正好打在我爸握刀的手腕上，紧接着又是一脚，踹在我爸的胸上。

弹簧刀跌落在地上，我爸高大的身体也摔了下来，一万块钱撒了一地。

我爸的头贴着地面，睁着眼睛，可就是没力气站起来，看来大头那一脚，确实挺狠。这么年轻就跟着小海的人，岂是一般人？

我妈又哭了，趴在我爸身上，试图把我爸扶起来。

我爸看着我，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几乎没有声音。

可是我能听到，大概只有我能听到。

我爸的那句话是：“对不起，儿子。”

“啊！”

我嘶吼了起来，感觉天地一片旋转。

为什么，为什么是我们家？你们那么有钱有势，为什么不肯放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？

我捡起刀，发了狂一样，冲着大头就刺了过去。大头似乎没有防备，本能地用胳膊挡了一下。

刀片刺破他的衣服，在他的身体上狠狠割了一下，鲜血流到了地上。

大头怒喝，他整个人几乎飞了起来，右脚踢得好高好高，一下就踢中了我的头部。

我眼前一黑，新伤加旧伤，几乎要晕过去了。

迷糊中，我看到大头又要冲过来，只听一声“别打了”，原来超叔回来了！

大头停住了，回过头看走进来的这个矮小的老头。

我趁这个机会，半坐起来，靠着我家的电视柜，让脑子恢复清醒。

我爸好像也恢复了，站了起来，但还是有点站不稳。我妈扶着我爸，向我

投来关切的眼神。我冲她点点头，意思是没事。

我爸赶紧说了句：“超哥，这没你事，你赶紧走！”

小海惊讶地说：“超……超哥？你咋来了？”

超叔看了看客厅里的情况，又看了看地上撒的钱，似乎明白是咋回事了，膘了小海一眼，说：“挺能整啊，海子。”

这下子，所有人都愣了。

小海笑了笑说：“没事，我家良子被那孩子打了，过来要点医药费。”

“哦……”超叔应了一声，过来摸摸我的头，说，“我瞧着这孩子也有伤啊。”

小海说：“那是他自己砸的，跟我没关系。”

大头终于忍不住了，说：“你是从哪蹦出来的老头，赶紧滚，不然一会儿连你也揍了。”

超叔有点愣，慢吞吞扭过身来，看着大头，突然一耳光就甩了过去！

大头没料到这个老头会突然动手打他！完全没有防备，这一巴掌结结实实地甩在了大头的脸上。大头暴怒，骂了一句，马上就要动手。小海马上说：“大头，你回来。”

大头收住拳头，问小海：“海哥，咱为啥要让这个糟老头？我一根小拇指都弄死他了。”

小海说：“你回来。”

大头无奈，只好站到了小海身后。

超叔慢悠悠地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挺没礼貌，不教训两下不知道姓什么！”

超叔看着撒了一地的钱，弯下身去捡了三张，抖了抖，又对着灯看了半天，仿佛在检验真伪。然后走过去，把三百块钱递给小海，说：“给。”

小海愣了一下：“这是？”

超叔说：“医药费啊，你不是说你来拿医药费的吗？我琢磨着你孩子缝了几针吧，顶多花了二百块钱，剩下一百你给他买点营养品什么的，好好补补脑子。别整天出来瞎惹事，跟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样！”

小海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好像忍了半天，才接过去钱，说：“超哥，改天一起吃饭。”

超叔没答理他。小海也没说话，扭头走了，虾子和大头也跟着出去了。

我爸看人走了，才问：“超哥，你跟他认识啊？”

超叔点点头说：“嗯，年轻的时候一起耍来着。”超叔看看满地的钱，说：“赶紧收拾收拾吧。”

我看着超叔，眼里只剩下崇拜了。

爸跟妈在那儿收拾，把钱整理好，又把刚才大头流的血清理了，然后把那



把刀也锁了起来。

我爸冲着我：“以后别那么冲动！小孩子家玩什么刀！”

我妈迅速把青菜、豆腐收拾下去，然后又以火箭般的速度炒了四荤四素。我爸把珍藏已久的老酒也拿出来了，据他说本来是等我娶媳妇的时候拿出来喝的。

超叔看着那酒眼都直了，打开盖子闻了一下说：“好家伙，至少二十年啦！”

我爸嘿嘿笑笑，就给超叔倒上了。超叔没命似的喝，划拳也故意输。

以前就老听我爸说，超叔本身工作能力挺强的，可惜就是嗜酒如命，每次都因喝酒误事，不然现在早就是科长了。

超叔喝了一阵，我爸妈老是问他小海的事，我也见缝插针问他年轻时候的事。

可是老家伙好像装醉，什么也没说就趴在桌上呼呼睡了。

我爸说：“没准只是以前一个老朋友。咱这破地方这么小，谁不认识谁啊。”

我妈白了他一眼：“那你咋谁都不认识呢！”一句话就把我爸噎住了。

超叔睡了半个小时，醒过来就问：“我这是在哪呢？”又看了看四周，“哦，在老周家呢。我得回去了，不然媳妇该骂了。”

我爸搀着他往门外走，超叔甩开我爸：“你让开，我还没老到走不动的地步呢。”我爸没说话，呵呵地笑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看得出爸妈挺开心的，俩人聊了半宿。我家那会儿挺简陋，我的床就跟我爸妈的隔一道帘子，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也听得到。后来我昏昏沉沉地就睡着了，睡得非常踏实。

一连好几天，我都没出门，怕再惹事。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，我是不准备出门了，省得老叫家里人操心。爸妈知道我的意思，也没说什么，我就每天睡到日上三竿。

又过了两天，我终于憋不住了，就跑到邻居家，找一个叫李栋的孩子玩，他比我大五六岁。

李栋以前也念过一中，但是没考上大学，回来在家闲着，也偷鸡摸狗，前几天还因为偷工地的铁，被关了几天。我去他家想拿几本高一的书，提前预习一下。

当时都中午了，我起得够迟了，结果去了李栋家，他还没起呢。

我进了他那个小家里，说：“哥，我来拿几本高中的书。”李栋指了指书柜，叫我自己去拿。

我走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有，找几本高一的书挺难的。

费了半天劲儿，终于找到了，又顺便拿了几本小说。我拿着书对李栋晃了